

明清小品丛刊

〔清〕沈复等著

浮生六记
(外三种)

金性尧 金文男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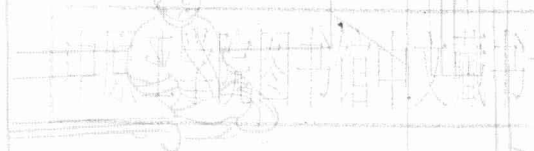
明清小品丛刊

〔清〕沈复

等著

浮生六记
(外三种)

金性尧 金文男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浮生六记: 外三种 / (清)·沈复等著; 金性尧, 金文男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5

(明清小品丛刊)

ISBN 7-5325-2703-4

I. 浮 ... II. ①沈 ... ②金 ... ③金 ... III. 小品文 - 作品集 - 中国 - 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8369 号

明清小品丛刊

浮生六记 (外三种)

[清] 沈 复 等 著

金性尧 金文男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25 插页 4 字数 132,000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5-2703-4

I·1381 定价: 10.0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散文,自先秦发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发展到明清,已经进入了其终结期。这一时期,尤其是晚明阶段,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文坛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像先秦诸子、唐宋八家那样的天才巨子,但也是作者众多、名家辈出;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庄子》、《韩非子》一类以思理见胜的议论文,《左传》、《史记》一类以叙述见长的史传文,以及韩柳欧苏散文一类文质兼胜的作品,但也有新的开拓和发展,散文的题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自由,从对政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更多地转向对人生处世、生活情趣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又一个以文体为特征命名的发展时期,这就是文学史上习称的明清小品文。

小品的名称并不自明清始。“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佛经的节本。《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浩)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可见,“小品”本来是就“大品”相对而言,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

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文体。事实上,在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文体,如尺牍、游记、日记、序跋,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明人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就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散文、韵文的文体。尽管如此,从阅读和研究的习惯来说,小品文还是有比较宽泛的界定,通常所称的小品文,主要还是就文体而言,指篇幅短小、文辞简约、情趣盎然、韵味隽永的散文作品。

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兴盛,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而小品文的渊源,则仍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论语》、《孟子》、《庄子》等书中一些精采的短章片断,可以看作是后世小品文的滥觞。六朝文人的一些书信、笔记之类,如《世说新语》中所记的人物言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读〈世说新语〉》),更是绝佳的小品之作。唐代小品文又有长足发展。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堪称山水小品中的精品。晚唐时期,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人的小品文,刺时讽世,尖锐深刻,在衰世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宋代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而其中代表宋代文化最高成就的苏轼,就是一位小品文的巨匠。苏轼自由不羁的性格,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使小品文这种文体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创作出大量清新俊逸之作,书画题跋这一体裁更是达到了极致。以致明人把他推为小品文的正宗,编有《苏长公小品》。宋代兴起的大量笔记,不少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小品文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把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加以定名,并有大量作家以主要精力创作小品文,从而使小品文创作趋于繁荣,还得到晚明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有不少作家把自己的著作径以“小品”命名,如朱国禎的《涌幢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等;还出现了不少以“小品”为名的选本,如王纳谏编《苏长公小品》、华淑编《闲情小品》、陈天定编《古今小品》、陆云龙编《皇明十六家小品》等。而作为小品文达到鼎盛阶段标志的,还得推当时出现的许多具有很高文学成就的小品文作家,如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和江盈科为代表的“公安派”作家,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作家,以及同时或稍后的屠隆、汤显祖、张大复、陈继儒、李日华、吴从先、刘侗、张岱等,均有小品文著述传世。晚明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在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艺术上极富创造性。晚明小品虽然在思想内涵和历史深度方面,无法与先秦两汉散文、唐宋散文等相比;但在反映时代思潮、探寻人生真谛方面,同样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和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市民意识的增强,是晚明小品文兴盛的重要原因。明亡之后,天翻地覆的巨变使社会思潮产生了新的变化,晚明的社会思潮和文学风尚得到了新的审视;同时,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正统文学思潮的冲击,小品文的创作也趋于衰微。但仍有一部分作家仍然继承了晚明文学的传统,创作出既有晚明文学精神又具时代特色的小品文,如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余怀的《板桥杂记》、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或以其潇洒的情趣,或以其真挚的情怀,为后人所激赏。

明清小品文不仅是中国古典散文终结期时的遗响,而且也是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转换中的重要一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少散文作家都喜爱晚明小品,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甚至认为晚明文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些相似之处。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更曾掀起过一阵晚明小品的热潮。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小品与幽默,强调自我,主张闲适,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林语堂等人的观点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批评。但鲁迅先生对小品文本身以及晚明文学的代表袁宏道等并不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不够”(《一思而得》)。鲁迅先生是把战斗的小品比作“匕首”与“投枪”,他晚年以主要精力创作杂文,正是重视小品文作用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阵小品随笔热,明清小品的价值在尘封半个世纪之后重又为人们所发现,并开始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明清小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给广大读者提供较好的阅读文本,我们特出版了这套《明清小品丛刊》。

本丛刊精选明清具有较大影响和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小品文集。入选本丛刊者,系历史上曾单独成集者,不收今人选本。入选的小品文集一般根据通行本加以校勘,所据版本均在前言中予以注明。一般不出校记,重要异文则在注中注明。由于明清小品文作者多率性而作,又多引用前人诗文及典故,所论又多切合当时社会风尚,为给读者阅读提供参考和

帮助,特对入选的小品文予以简注,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典故、术语加以简明的注释,语词一般不注。明清小品文集的校注工作是一项尝试,疏误之处当在所不免,殷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本书共收清人小品四种，即冒襄《影梅庵忆语》、沈复《浮生六记》、陈裴之《香畹楼忆语》和蒋坦《秋灯琐忆》。这四种书中涉及的四个女性，都是很有文才的人，而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遭遇。四书作者都以抒情的笔调，表现悼亡的主题（《秋灯琐忆》实际上也是悼亡之作），其中著名的为冒襄之悼董小宛。因为四位作者的生平遭际不同，四书的篇幅也有参差，所以下分别对四书作一简略的介绍。

（一）

兵荒马乱，到处啼痕的明末，却出了几起名士悦倾城的故事，其中的女主角，又都是风尘中人，冒襄与董小宛即为其中为人瞩目的一对。

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江苏如皋人。他少有文名，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为明末四公子。董小宛是江南四名妓之一，所以他们的结合，特别为后人所艳称。

董小宛的名字,连民间也熟知,就因中间包含着她入清官为世祖妃这一大疑案,关于这,直到今天,海内外学者还在著文争鸣。冒辟疆的诗文集,一般人未必收藏,但他追念董小宛的《影梅庵忆语》得之甚易,读书界对之普遍欢迎,除了该书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之外,同时也因为作品文字优美、故事凄凉之故。

小宛是秦淮歌妓,名在教坊司乐籍,但她与一般操皮肉生涯者不同,只以歌唱侑酒为主。妓女从良,有的未必出于自愿,结局往往很悲惨。冒董的结合,却是出于小宛的自主,以少女而有慧眼,《忆语》中即有“屡别屡留,不使去”语,所以嫁冒氏后,双方确有真挚的爱情,这从书中所记操家、避乱、侍疾种种情节中都可以看到。在这一点上,董小宛与与她同时并称的柳如是、李香君等一样,比父母包办的婚姻更有自主性。

《忆语》一开头就说:“爱生于昵,昵则无所不饰,缘饰着爱,天下鲜有真可爱者矣。”昵指偏爱,即俗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言下之意,他在《忆语》中写的小宛各种才德上的优点,都是真实的,出于至情的,“始终本末,不缘狎昵”,即并非出于色欲的赏玩。

小宛的才华,确非庸脂俗粉可比。出身乐籍,体弱多病,却能文能诗能书能画。辟疆著书,她帮他“稽查抄写,细心商订,永日终夜,相对忘言”。这时她不过二十岁出头。可惜两人相处,只有九年,“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当然,后世更为关心的是董小宛之死这一疑案。

董小宛被掳入宫为清世祖宠妃事,孟森等已有专文辩正(如小宛大于世祖十四岁),这里不再多说。但信者还是有的,其中有这样一说:《忆语》中对小宛在冒家时的一言一行,都写

得很周到,但对她的死亡,为什么语焉不详,因而以为这是辟疆有难言之隐,故意回避。这是由于先有入官的成见,而又不重视《忆语》要点的缘故。

《忆语》对小宛之死,确未作详尽的记载,而对治学、品茗之类,却琐琐写来,不厌其详。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他早已写过两千多字的哀辞;这且留在后面再说,先说《忆语》本身。

《忆语》不分卷,是哀辞的补充,随手摘录,忆则书之,所以没有层次,但从几则记事看,我们已可断言,董小宛是一个不幸的不寿女子。

董、冒第一次相见在崇祯十二年(1639)秋,当时匆匆相别。时冒二十九岁,董十六岁。第二次为十五年二月,小宛危病十八天,又值母死,“鐏户不见客,余强之上,叩门至再三,始启户,灯火阒如,宛转登楼,则药饵满几榻”。这时小宛十九岁。她的病,当是肺病,俗所谓“少年癆”,在古代等于绝症。后嫁辟疆,《忆语》中有云:“余出入应酬之费,与荆人日用金错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铢两,不爱积蓄,不制一宝粟钗钿,死能弥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见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红紫尽却之不以殉,洵称异人。”这是因赞其治家贤慧而涉及的,似乎小宛生前事迹至此而止,却又不然。这以后所记的与她共处的故事还多得很,可见《忆语》是想到什么写什么,而这些情节,原是长留在辟疆的记忆中,写来又很自然,决非随意捏造,是真是伪,一目了然。又如“每见姬星靨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可见小宛一直是在病中,强自支撑着治家侍夫,中间又经丧乱流离,对她病情自然极为不利。余怀《板桥杂记》中也说她“年二十七,以劳瘁死”。张

明弼《冒姬董小宛传》也这样说，难道都是帮着辟疆捏造？

《忆语》开头时，有自述其写作动机云：“余业为哀辞数千言哭之，格于声韵不尽悉，复约略纪其概。每冥痛思姬之一生，与姬偕九年光景，一齐涌心塞眼。”这是说，小宛死后，他先作了数千言的哀辞，因限于韵文，不能详记，故又作《忆语》。《板桥杂记》也说：“辟疆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哀辞）哭之。”余怀当是看到过这篇哀辞的，如果小宛确是入宫的话，冒氏及其友人，只能不作声，还敢公然声张么？

此哀辞刊于如皋冒氏丛书本及拜鸳楼本，今人顾启《冒襄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曾有节引：“夙婴惊悸，肝胆受伤。恒于春半，瘦削肌香。祸触风寒，季夏十七。沈哉沉湎，遂成痰疾。痰涌血溢，五内崩春。虚焰上浮，热面霞烘。……初腊驰旋，两眼一见。脂玉全削，飘摇徒倩。一息数喘，娇喘气幽。香喉粉碎，靡勺不流。火灼水枯，脾虚肺逆。呼吸泉室，神犹婉孌。”这对小宛病危时的实况，不是写得明明白白么？她的死，确是由于肺病。

冒鹤亭先生于1920年作《影梅庵忆语跋》一文，中有云：“龙阳易顺鼎以皇后（指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行状及《忆语》合刊，其始犹含沙之蜮耳，其继粤人罗惇齋、闽人陈衍则公然笔之于书矣。”则此一公案作俑者原为易顺鼎，后则愈演愈烈矣。

(二)

40年代时，曾经买到《雁来红丛报》，体裁相当于后来的

期刊。铅印,32开本,封面有“丙午四月”字样,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其中刊有沈复(1763—?)的《浮生六记》(最早刊《六记》的为《申报馆丛书》)第四册中所收的只到卷三《坎坷记愁》,尚少《浪游记快》,则当时所收的《雁来红丛报》也并非全璧。

沈复字三白,江苏苏州人。年轻时秉承父业,以游幕经商为生,后偕妻离家别居,妻子客死扬州。沈复46岁时,作《浮生六记》前四记。

此书起先并未被重视,经俞平伯、林语堂先后评介后,才露头角。俞氏还说了几句很警辟的话:在旧时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中,“于是婚姻等于性交,不知别有恋爱,卑污的生活便是残害美感之三因”。林氏则在文学的评论上时出偏锋,他称赞沈三白妻陈芸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他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得太多了,几乎把她看作一位善于交际的洋场中大家闺秀、沙龙主妇,“她只是在我们朋友家中有时遇见有风韵的丽人,因其与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愿认识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中饭,或者当她与丈夫促膝畅谈文学乳腐卤瓜之时,你打瞌睡,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毯把你的脚腿盖上。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这是受过“五四”洗礼、喝过洋墨水的林先生笔下塑造的陈芸,并不是沈三白笔下的陈芸,更不是乾隆大帝统治下的陈芸。如果陈芸果真像林先生所想象的那样,她临终时也不会说出忏悔性的话。林先生把陈芸包装得太时髦了。

在陈芸那个时代,她确实是一个性格鲜明,思想高超,有

她自己的审美能力,并且敢于摆脱世俗习气的女人。她对翁姑原是小心谨慎,唯恐得罪,如《闺房记乐》云:“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曾稍失。每见朝曦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所以上下之间,起先是和睦的,后来却失和了。一度被三白之父斥逐,居于鲁家的萧爽楼。

大家庭的弊害尽人皆知,必须步步为营,不能左顾右盼,小夫妻的恩爱未必象征幸福,往往成为遭忌之由。陈芸本人在人事的处理上,也有失当之处,细观全书自明。为三白纳妾一举更是庸人自扰,后人未必会觉得她大方宽容。沈陈结合,有其感情基础,三白又非富豪,一般的妓女知道什么才情风雅呢?最后,憨园为有力者夺去,引起陈芸的“血疾大发”,终于病死他乡,几至难以成殓。

沈书的文字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但在清人小品中亦非第一流,情节则伉俪情深,至死不变,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漂零异乡,悲能动人。但此书在30年代所以名噪一时,主要是林语堂的力量,林氏又将此书译成英文,更是天下闻名,后来话剧团还曾改编演出。

下面还要说一说《六记》的后二卷问题。

此书名为《六记》,传世的只有四记,尚缺《中山(指琉球)记历》与《养生记道》。林语堂还说过这样的话:“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全本,倘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其实这话也是姑妄言之而已。

不想到了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忽收有足本,当真凑成了“六记”,而第六记却改为不伦不类的“养生记遗”。

世界本前有赵茗狂的考证文，末云：同乡王均卿（文濡）先生，是一位笃学好古的君子，最近，“无意中忽给他在冷摊上得到了《浮生六记》的一个钞本，一翻阅其内容，竟是首尾俱全，连得久已佚去的五、六两卷，也都赫然在内”。接下去却这样说：“至于这个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是不是和沈三白的原本相同？我因为没有得到其他的证据，不敢怎样的武断得！但我相信王均卿先生是一位诚实君子，至少在他这一方面，大概不致有所作伪的吧？”这明明是在承认此“足本”来历不可靠，却又闪烁其词。杨引传的序文中说得之于冷摊，这是真冷摊，王文濡的冷摊是假冷摊。

《六记》在 30 年代时，声价已很高，王文濡得到的若是真本，他一定会将收藏经过、版本样式写成专文的，现在却不着一字，只凭赵茗狂的三言两语，只凭所谓“诚实君子”一句话来取信于人，人们怎么能够轻信呢？

这里且举伪作的“养生记遣”一段：“同是一人，同处一样之境，甲却能战胜劣境，乙反为劣境所征服。能战胜劣境之人，视劣境所征服之人，较为快乐，所以不必歆羡他人之福，怨恨自己之命。”这不正是民国时期报纸上常见的那种浅近文言的笔调么？乾隆时代的文人，怎会有这种语言模式？

其他作伪证据多得很，学术界也已认定是伪书，只是这两卷真稿的缺失，却是很可惜的。

(三)

冒襄《影梅庵忆语》问世后，道光年间，又有陈裴之《香畹

楼忆语》的印行。陈裴之确是模仿《影梅庵忆语》的，但无论声望及文情，皆远逊于冒著，这是从内容上遭遇上都看得出来。

陈裴之，字孟楷，号小云，曾官南河候补通判。父文述，字退庵，号云伯，浙江钱塘人，曾任江都知县。裴之妻汪端，本陈文述弟子，亦工诗，著有《自然好学斋诗集》十卷。

裴之妾王子兰，字紫湘，南京人，因汪端体弱，产后多病，又欲修明代人诗二集，裴之的祖父又患重病，汪端便向翁姑请求，要为裴之另娶一妇，否则，亦应娶一侧室（紫湘本人也是庶出）。后来陈文述到南京，听说紫湘很贤慧，亦能诗词，乃请侯青甫、欧阳棣之为媒人，迎归至钱塘，时年十九，汪端乃营香奁楼以居紫湘，故又字畹君。

紫湘将到陈家之前，裴之曾作诗数首，其末首云：“白门杨柳暗栖鸦，别梦何尝到谢家。惆怅郁金香外路，西风吹冷白莲花。”此诗流传到南京，为紫湘所见，大为激赏，“絮果兰因，于此始茁矣”。

后来裴之到南京，与紫湘晤谈后，紫湘戏以诗云：“烟柳空江拂画桡，石城湖接广陵潮。几生修到人如玉，同听箫声廿四桥。”亦略可见紫湘之学养，并对裴之的钟情。

紫湘初到陈家后，倒是侍候汪端的时多，所以汪端很感激她；不但如此，陈家一门也很敬重她。《紫姬小传》云：“余家世代寒素，服食朴简，姬荆布粗粝，安之若素，以是尤得先奉政公（裴之的祖父）欢心。”这篇小传，为紫姬的婆婆龚玉晨所作，也等于是悼词，这也是很难得的。

然而好景不长，这时紫姬已得咯血症，“讳疾不言，渐致沉笃，余以定省久睽，勾当粗毕，醉司命夕（祭灶日），风雪遄归，

而姬已骨瘦香桃，恹恹床蓐矣”。这与董小宛一样，都是因肺病而死，年仅二十二，在陈家只过了三年生活。陈裴之亦短命，年仅三十三。

《香畹楼忆语》所记大都是裴之与紫姬两人的恩爱故事，《影梅庵忆语》中所记则多南明政局上的动荡，如高杰的大掠扬州等。陈裴之的文笔藻饰过多，也不及冒氏《忆语》的简练朴厚。

(四)

蒋坦，字蒿卿，钱塘人，诸生，著有《息影庵初存诗集》等。先世管理食盐户籍。咸丰十一年，杭州为太平军攻占，蒋坦奔赴慈溪，投靠他的朋友王景曾。后又回到钱塘，在战乱中饿死。妻关琰，即秋芙，亦有文才。先蒋坦而卒。

蒋关两家，本是表亲，自幼便相过从。

世界书局美化文学名著丛刊的《秋灯琐忆》中，附有无名氏的《蒋蒿卿小传》一篇。其中说：“未几，秋芙死，蒿卿为制《秋灯琐忆》，皆幽闺遗事，文极隽雅，视冒辟疆《影梅庵忆语》更过之。”

这篇小传，没有作者姓名和年月，而遍观全书，好多细碎小节，都琐琐写来，可是像秋芙之死这样大事，却一句话也没有。在全书最末一段，还这样说：“数年而后，当与秋芙结庐华坞河渚间，夕梵晨钟，忏除慧业。花开之日，当并见弥陀，听无生之法，即或再堕人天，亦愿世世永为夫妇。明日为如来涅槃日，当持此誓，证明佛前。”全书至此而止，那明明是写秋芙尚